

雪廬老人之淨土思想探究

吳麗娜
建國技術學院共同科

摘要

生命教育之新取向，以宗教教育為目前發展之重要環節，提倡宗教教育對各宗教教義之研究及發揚，亦有助於個人心靈之淨化，並為社會帶來安定之力量。本文以民國之一代宿儒大德李炳南教授（雪廬老人）之學行事蹟作為研究對象，其人對中國文化之復興及佛教於臺灣之傳布、流通佔有極重要地位，德澤法脈更影響至美加地區及東南亞一帶，而本文因篇幅之限制，研究範圍僅設定於探討其淨土思想及以興儒倡佛之融通，對中國文化及台灣社會之偉大貢獻。

關鍵詞：淨土法門、李炳南教授、佛學、阿彌陀佛、帶業往生

一、前言

李雪廬炳南教授，生於戰亂流離之世，又逢政教衰微，毀聖崇邪之時，而能盡其一生，於台海兩岸弘揚中華文化，提倡淨土法門，教化普及，濟世功偉，不但直接利益於當世，更不斷影響於未來。可謂民國以來學佛居士楷模之第一人。

二、生平事略

雪廬老人（李炳南教授），山東省濟南市人，族里世居南券門巷，詩書傳家，已歷三百餘年：據《李炳南先生事略》：「公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姓李氏，籍山東濟南，世居城內南券門巷，積善聚族，已歷三百餘年，詩書相傳，簪纓攸績，城中父老咸知李氏第宅。」¹又《李炳南教授生平簡介》：「諱豔，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別署雪僧、雪叟、雪野、海漚、一漚。世居山東省，濟南市南券門巷。」²生於民國前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臘月初七，卒於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值夏曆丙寅年三月初五清晨五時四十五分，春秋九十有七³。父壽村公⁴，好禮尚義，教有義方；母翟太夫人⁵慈德育載；弟諱華，字實美⁶。元配張氏諱德馥，中道謝世，繼配趙氏諱德芳。子俊龍，

¹ 參《李炳南先生事略》，頁一（台中：李老居士炳南教授治喪委員會，一九八六年），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²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頁六，（台中：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文物展籌備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下引此書版本同。

³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李炳南教授生平簡介〉頁六。

⁴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李炳南教授生平簡介〉，頁七：「父諱壽村。」

⁵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李炳南教授生平簡介〉，頁七：「母翟氏，諱師遠。」

孫女珊、彤均陷大陸⁷。

三、佛學思想

綜觀雪廬老人一生治學經歷、講說重心，及著述內容，可知雪公是內佛外儒、儒佛兼修。我國自古以來，在家學佛而大有成就者，歷代不乏其人，如唐之詩人李白、白居易；宋之賢相呂蒙正、范仲淹、文彥博；元之耶律楚材；明之袁宏道昆仲……多不勝舉⁸，由於政教所趨，社會習尚，故皆採內佛外儒，內心仰止佛陀教義，潛修出世定慧，外之言行仍遵行儒家禮儀、敦倫盡份，出將入相，於各行業中，發揮良才，奉獻國家，以釋輔儒，以儒顯佛，相輔相成，正如印光大師於《文鈔》中所云：

所謂不知佛法，莫由知儒；不知出世妙，莫由經世也。⁹

盡性學佛，方能盡倫學孔；盡倫學孔，方能盡性學佛。試觀古今之大忠大孝，與夫發揮儒教聖賢心法者，無不深研佛經，潛修密證也，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以世無一人不在倫常之內，亦無一人能出心性之外。¹⁰

雪廬老人由儒入佛，亦受印光大師開示「儒釋本同源」¹¹免受理學佛學交戰於一心之苦，後雪公融合儒釋，更繼承印祖遺教，儒佛兼弘，其顯露於學行修為上，不僅通達世間法，闡揚孔子禮樂文化，更以求究竟解脫出世思想為依皈，救世濟民，實乃一圓融世、出世之愷悌君子也。

雪廬老人一生以弘揚佛法為己任由中國大陸至遷居台灣，宏法護法，化導無數蒼生，提倡契合末法根機、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之淨土法門，期使眾生皆有一真正安身立命的歸屬。

（一） 學佛因緣

思想的形成，必有其背景、經歷，雪廬老人學佛因緣殊勝，計唯識八年、參禪八年、修密八年，後皈依印光大師習淨，以一生精力弘揚淨土，其中之轉化，深值探究。

雪廬老人習佛因緣，乃受家庭薰習及上私塾之後，塾設於佛寺之中，耳濡目染而起，於《寓臺文存》〈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回憶錄〉曾自云：「區區學佛因緣，自幼受家庭薰習。」及《修學法要》〈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中云：

⁶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頁七；李炳南教授《雪廬詩文集》〈燹餘稿〉頁一，下「稷下李豔炳南著，弟華實美注。」；頁一四，詩〈送弟返里營葬事〉上 實美注：「誼為手足，語之沁人心脾。」（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八秋祝嘏委員會印行，一九六九年），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⁷ 參《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李炳南教授生平簡介〉，頁七。

⁸ 參聶雲臺《歷史感應統紀》，頁七六八；九二五；一一九三，（台北一九九四年，佛陀教育基金會），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⁹ 印光大師《印光法師文鈔續編·正學啓蒙三字頌齊註序》，頁三四三，（台中，一九九三，青蓮出版社）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¹⁰ 印光大師《印光法師文鈔（上）·復安徽萬安校長書》，頁三〇三。（台中，青蓮出版社，一九九三）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¹¹ 同註十〈復李德明書〉，頁一〇六。

予之學佛，幼受家庭薰習，及上私塾，塾擇處佛寺中。以幼之印象，此時載薰，乃因緣之起也。¹²

而真正生起深信之心，則是三十歲以後，因見到了蘇州宏化社流通的淨宗冊子《學佛淺說》、《佛法導論》等書，真正深入去研究體會佛學廣博深蘊之義及學佛之益，並悔己昔日受新思潮，崇儒斥佛，起造焚經像、謗佛之業：

後有新式學堂，乃往就讀，受新思潮，起造焚經像之業，此後六、七年，皆為謗佛期間。¹³

復愧己往讀佛經，妄作聰明，望文生義，雖早即接觸佛學，卻不得其門而入，〈印光大師圓寂十周年紀念回憶錄〉中自云：

因以前所讀之經無非是金剛、楞嚴、法華、圓覺之類。其實囫圇吞棗，望文解義……始覺以前學佛簡直是閉著眼亂碰壁。¹⁴

幸而因緣深厚，不因而廢之，數次經歷，於佛學由原本所持謗佛心態，至此不復排斥。

雪廬老人於文學識廣學深，在文學界中交遊廣泛，每與諸公前輩，談論文學，多有推崇佛學者，公頗受影響，後公就讀於法律專門學校，教授亦多講因果以喻法學，有時亦講佛學，公甚有領略，此時更得以親近南昌孝廉梅教授擷芸光義，梅教授乃當代法相、唯識通家，雪公從之研究法相、唯識，奠定了日後深入佛學典籍之基礎。

雪廬老人困於莒時，受戰亂之苦，又偶閱豐子愷《護生畫集》，深悟弭兵之本，乃在戒殺護生，遂為蒼生立誓，此難不死，將終身茹素，此平生首次發心。

雪廬老人四十一歲皈依淨宗印光大師，蒙賜法名「德明」，屢致印祖請示法要，函遞頻繁，獲益良多，於山東濟南之淨居寺，從北平真空禪師學禪，與客觀法師共同參究八年，深知靠自力斷惑證真，出離生死，乃非易事。四十四歲往蘇州報國寺參謁印光大師，蒙師關中開示終日，雪公大受感召，亦啓日後，其棲心淨土、自行化他，專修專弘之金剛種子。

四十七歲依山東濟南淨居寺可觀法師求受五戒¹⁵，又於濟南女子蓮社，依大雲法師求菩薩戒¹⁶，由是道業更加精進，避居重慶期間，受命於太虛大師及梅擷芸大士，偕蜀僧定九法師，至監所弘法，績佳，此乃雪公弘法之始¹⁷，後雪公雖因戰亂顛沛流離，始終懷抱弘誓，所到之處，或在家庭，或在寺廟，或在神壇，莫無經筵傳法，直至九七高齡，歸西安養方終，可謂「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¹⁸避渝期間，依白教噴噶呼圖克圖、紅教諾那呼圖克圖修持密法，如法持咒，亦達八年之久，至此更深信印祖所開示，專修淨土，〈事略〉中：

或以禪密叩之者，公曰：「某於戰時避渝之前，曾從北京真空禪師學參究法，與濟南淨居寺方丈客觀公同參八年；後至渝州，復學密法於白教噴噶呼圖克圖，紅教諾那呼

¹² 見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修學法要·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頁三二〇（台中，青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¹³ 見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修學法要·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頁三二〇。

¹⁴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詩文集·寓臺文存二》，頁一一一。

¹⁵ 見《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頁二五，〈大事年表未定稿〉。

¹⁶ 見《李炳南教授百歲紀念特刊》，頁二五，〈大事年表未定稿〉。

¹⁷ 李炳南教授《雪廬詩文集·寓臺文存二》〈紀念太虛大師說今昔因緣〉，頁一三三。

¹⁸ 見《論語·泰伯》，頁七一（台北，一九九四年，藝文印書館），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圖克圖，如法持咒，亦有八年；愧皆無成，確信印祖之提示，依舊專修念佛一法。」

19

雪廬老人於淨土，未觸之時，唯信唯識，時於淨土法門甚為反對，以為老太婆之事，後雖由書中經義之引導始學念佛，唯憚人知而譏之，故採密行。公於〈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中自云：

昔但信唯識，而於淨土念佛法門則甚反對，以為老太婆之事，公由書中之善巧開導，且畏於他宗之難，遂學念佛焉。唯憚於人知而譏己，故密行之耳。²⁰

後皈依印光大師，蒙師多次開示，且已經歷參禪八年、修密八年，愧無所成，深畏他宗之難，終息心淨土，更悟末法時期，眾生根機鈍劣，欲拔群苦，非淨土不易成，故常云：「時當末法，斷惑極難，不若帶業往生之穩妥。」為自度度人，雪廬老人於淨土專修專弘，講經弘法，雖開華嚴、法華、般若，莫不導歸極樂，印證闡述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淨土。殷勸大眾：「廣研三藏教，不改彌陀行」²¹，雪公承續印光祖師法脈，傳法三台，而今彌陀聖號縈繞全省，縑素四眾皆蒙其利，咸感雪公傳法之深恩。

（二）佛學思想

雪廬老人於佛學，唯識、禪、密皆曾修持，然而專修、專弘淨土法門，卻是雪公畢生目標，蒞台弘揚佛法三十七年，始終以淨宗為圭臬，宣說當生成就，帶業往生之念佛法門，傳密則視機緣，只少數幾位而已，或有問雪公，能否淨密兼修，公則喻以腳踏兩條船，不可取也²²。雪公時時勉人深信因果，老實念佛，講經說法，必定導歸極樂。

雪廬老人雖提倡出世解脫之法，更重視入世之敦倫盡份，亦常引《六祖壇經·般若品》所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兔生角」²³開示蓮友。以下分數點，敘述雪公對於學佛、修行之重要思想：

1、人格乃是學佛初基

雪廬老人思想乃由儒入佛，並且融合釋儒，於世間法倡孔子倫理思想，講求敦倫盡份，重視人格修養，並以人格為學佛之根基，其於「內典研究班」開學講話時開示到：

我們修學佛法，有三個階段：第一是紮住根本，第二是如法修行，第三是開花結果，這是有次第性的，要是根本沒有立住，腳跟沒有站穩，東倒西歪，那麼，即使是學佛三十年、三百年，也不算是修行，既然沒有修行，當然不得佛法的利益！反之你若想得到佛法的利益，先當如法修行，然欲如法修行，卻先得紮住根本。……學佛之根本為何？簡言之：即「人格」二字。守住人格，便是學佛之根本。²⁴

無論教學、講經皆時時告誡弟子學生，要實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君仁臣忠等五倫十義的道理，勉其克盡職守，敦倫盡份，並舉太虛大師名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¹⁹ 見《李炳南先生事略》，頁九。

²⁰ 見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修學法要·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頁三二〇。

²¹ 參吳聰敏〈雪廬老人學術思想與貢獻（下）〉，載《明倫》第二六九期，頁三一。

²² 見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修學法要·訪雪公老師談學佛因緣》頁三二〇。

²³ 見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眾生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頁七六一七七。（台中，一九九五年，青蓮出版社），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²⁴ 見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人格是學佛的初基—雪公恩師內典研究班開學講話》，頁二八四。

勸導眾人，融會世間、出世間法，以為佛法雖為出世間法，實在世間法中實踐，其於墨寶中亦勉人：

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處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²⁵

並敬錄《觀無量壽經》中之「淨業三福」廣為流通：

- 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 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²⁶

可知雪廬老人十分重視敦倫盡份的實踐，曾云：「咱們這些學佛的，學了幾天佛，世間的事故人情、天理人情一概不懂，這對社會有什麼利益呢？因此大家要先在人道上站得住，學佛才能成功。大家要明白，凡是自古以來的壞人 | 曹操、秦檜等，沒有曹操佛、秦檜佛。……大家一定要保住人格，懂得世間的道理，站穩人道。」²⁷而於世間法上圓滿之外，更提出「處世不忘菩提」，警醒眾人，必於世法之中，保持「覺悟」之心，且云：「於世間法能覺，即是出世間法。不覺，雖出世間法，亦成世間法。覺之一字，乃是了不了生死，成不成佛道的關鍵！」²⁸而雪公本身即力行不輟，其以「寄滬軒」額其居，明出塵之志，以「四無量齋」（慈、悲、喜、捨）稱其宅，顯其入世悲懷，亦勉大眾，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工作，不求人天福報，只求當生成就。

雪廬老人常引《法華經》中所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開示，學佛即是要有具成佛之解脫知見，強調「解脫知見」的重要，以《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勤修清淨波羅密，恆不忘失菩提心」，唐朝澄觀大師注云：「若忘失菩提心，而修行諸善根者，是為魔業。」²⁹故雪公講經說法，必定強調「覺悟、解脫」之重要觀念，因佛法難聞，眾生因緣既以成熟，雪公必使之明瞭《法華經》：「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之悲願，以啟解脫生死大事之心，而不為「三世怨」所纏。

雪廬老人畢生秉著印祖開示「敦倫盡分，老實念佛，存誠閑邪」之教，更以此教化眾生，導其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成就人格之初基，護其不墮三途。再開示學佛必求了脫生死之正知正見，弘揚淨土念佛法門，使眾生圓滿世間倫常外，更得出世之究竟安穩。

2、教演三藏 行尚彌陀

佛教八萬四千法，依眾生根機，化導使其離苦得樂，離苦得樂之究竟，在了脫生死，《法華經》：「佛為一大因緣出現於世」，此大事即是生死大事，佛法三藏，亦無非為了眾生之生死大苦，但因眾生根機有利、鈍之別，故法運有正法、像法、末法三時，即凡一佛出世則以其佛為本，立正法、像法、末法三時³⁰，此三時即是擇法修證之助。《佛學大辭典》中載正法、像法、末法之年限：

²⁵ 見《雪廬老人題畫遺墨下輯》，頁三九。（台中，養正堂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²⁶ 見《雪廬老人題畫遺墨下輯》，頁四〇。

²⁷ 見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眾生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頁七七。

²⁸ 見李炳南教授《修學法要·人格是學佛的初基 | 雪公恩師內典研究班開學講話》，頁二九六。

²⁹ 參鄭聖揚居士整理《普賢行願品表解》，（台中，一九九〇年，雪心文教基金會），頁一〇〇，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³⁰ 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市，一九九二年，佛陀教育基金會），頁二八二，正像末條，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大悲經》說末法為萬年，說末法者惟此經，更無異說，正像之二時，諸經所說不同，總有四種。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之說，大集月藏經、賢劫經、摩耶經等也。此中古來諸德依用正法五百、像法一千、末法萬年之說。³¹

復記有正、像、末法、教法行證之情形：

一正法，正者證也，佛雖去世而法儀未改，有教有行，有正得證果者，是為正法時。二像法，像者似也，訛替也，道化漸訛替，而真正之法儀行儀不行，隨而無證果者，但有教有行，而像似之佛法行，此時謂之像法時。三末法，末者微也，轉為微末，但有教而無行，無證果時，是為末法時。³²

故雪廬老人初學佛法涉獵唯識、禪法、密法，後歸於淨土乃有其背景，故其在《雪廬述學語錄·擇法篇》云：

是以吾人所學佛法，初不厭其多，後必歸於一，始可與言了生死也，此一法為何？須審時觀機而定，若非至利之機，應以三時擇取：一於正法時期，以戒成就。二於象法時期，以禪成就。三於末法時期，以淨成就。今值末法，吾人自視其機，捨淨土一法，莫能成也。³³

今去佛世已有二千多年，依前所述三時年限，乃正當末法時期，雪廬老人擇淨土專修專弘，除恪守印祖遺教「九界眾生離是門，上難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難普度群萌。」³⁴更是依照世尊於大集經中金口所宣：「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惟依念佛，得度生死。」³⁵而能暢佛救世悲懷，是故雪公雖教演三藏，而行尚彌陀，不論宣講何種經論，最後必定指歸淨土，且常自云：講經三十幾年，數十部經典，其實只講了一句「阿彌陀佛」，或有人微辭道：講述經典，往往導歸念佛法門，失去原經典之意，實其不然，要知三藏經典統歸於「戒、定、慧」，三無漏學，而戒、定、慧更攝於一「淨」字，而念佛法門即是成就「淨」之捷徑，因為念佛而得三昧，則一切智慧更不他求，念佛而得生西，則一切諸行悉在其中，《淨土聖賢錄卷六·智旭傳》中蕩益祖師云：「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癡，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閒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為他歧所惑，即大智慧。」³⁶，而印光祖師於〈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亦云：

大覺世尊，愍念眾生，迷背自心，……由是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順機宜，廣說諸法。括舉大綱。凡有五宗。五宗為何？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禪者佛心。……須知律為教禪密淨之基地，若不嚴持禁戒，則教禪密淨之真益莫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固，則未成即壞。淨為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法

³¹ 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市，一九九二年，佛陀教育基金會）頁二八二，正像末條。

³² 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市，一九九二年，佛陀教育基金會），頁二八二，正像末條。

³³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擇法》，（台中，一九九四年，青蓮出版社），頁九九，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³⁴ 見印光大師《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讚淨土超勝》（台中，一九九二年，雪心文教基金會）頁一。

³⁵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台北，一九九〇年，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³⁶ 見《淨土聖賢錄卷六·智旭傳》。（台中，青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頁二二〇。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門。³⁷

故雪廬老人講演三藏以攝眾機，歸顯淨土以導其行，更見其悲願之深重，因為雪公深知「惟眾生修行成佛，須經三大阿僧祇劫，而未法眾生，於五濁惡世，修學尤其困難，若求當生成就，必修念佛法門，先求往生西方，以期不退，始有成佛之望。」³⁸

3、持名念佛 帶業往生

淨土念佛法門，乃釋迦世尊親口宣說，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而專門闡述之經典有三：一為《無量壽經》，可謂極樂世界之史籍。二為《佛說觀無量壽經》，乃修觀極樂世界之法。三為《佛說阿彌陀經》，乃專授持名念佛之法。合為淨土三經，印光祖師更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及《華嚴經》之〈普賢行願品〉合為淨土五經，是為淨宗修行之依據。如《佛說阿彌陀經》中六方諸佛宣說：

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³⁹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普賢菩薩自發願道：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⁴⁰

《觀佛三昧海經》文殊發願倡云：

願我命終時，盡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⁴¹

《大悲心陀羅尼經》觀世音菩薩云：

稱我本師阿彌陀佛，常須供養，專稱名號，得無量福，滅無量罪，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國，如來授手，摩頂告言，汝莫恐怖，來生我國。⁴²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大勢至菩薩自敘因緣：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⁴³

十方諸佛之護念，普賢菩薩、文殊菩薩之發願，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之證明，及歷代祖師之成就，皆是淨土念佛法門之力證。

淨土法門之殊勝，除其契末法之機外，更是二力成就之門餘大道，即以念佛之功，伏其見思二惑，命終正念分明，即可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極樂世界。即雪廬老人所贊古云：「不用三祇修

³⁷ 見印光大師《印光法師文鈔（上）》，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轉引自釋見正《印光大師生平與思想》頁四一—四二。（台北，東初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³⁸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學佛法要》頁一三。

³⁹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佛說阿彌陀經》。

⁴⁰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⁴¹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觀佛三昧海經》。

⁴²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大悲心陀羅尼經》。

⁴³ 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大集經—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福慧，只用六字出乾坤。」⁴⁴ 念佛方法，約有四種，一為持名、二為觀相、三為觀想、四為實相，前三種為事念，後一種為理念，方法雖不同，所求皆是一心不亂，所證皆是念佛三昧。而雪廬老人提倡蓮池大師專主之持名念佛，其於《雪廬述學語錄·淨宗簡介》中云：

惟持名一法，雖屬事念，亦可得理一心，實為三根普被之法門，又稱為徑中徑又徑，是以蓮池大師專主持名一法。⁴⁵

〈名號即佛身〉中云：

念佛之法殊多，約而言之，有持名、觀想、觀像、實相四者。…… 諸法以持佛名號為最易為最速，故謂之徑中徑又徑。⁴⁶

持名念佛，以佛號種子，由心起念，復落識田，念茲在茲，明記不忘，則動念即是佛號，念念相繼，可轉識成智，念至一心不亂，伏惑往生，一經往生，即可了脫生死，所以八萬門中，念佛第一。

依通途法門修行，須斷盡見思二惑一百六十九品，方可出離三界，了脫分段生死，然於境界上仍有變易生死，欲得佛果，則須三大阿僧祇劫，修至業盡情空。而淨土法門，一經帶業往生，即了斷分段生死，行持不退，繼續了斷變易生死，一生後補佛位。雪廬老人於《雪廬述學語錄·真了生死》中云：「佛陀應世之因緣，在了眾生之生死大事。諸生學佛，直承此一因緣，方不負佛恩。凡夫不解，故為不了。二乘但了分段，故為半了。必俟大乘行滿，無明盡去，二死永亡，方為真了。此衣通途法門，循序漸進，須經三僧祇劫。若修淨土法門，一經帶業往生，即了分段生死，行持不退，繼了變易生死，是為特別法門。今值末法時期，惟修此一法門，當生始有成就。」故而雪公一生念佛，亦勸人念佛，以念佛法門借佛願力除末法眾生之業障深重，以眾生念佛心感應彌陀願力，二力相應，佛願接、我願生，佛能接引、我亦能為其所接引，能所相應，感應道交，當生始有成就。《雪廬述學語錄·念佛斷障》中云：

末法眾生，欲摧如此重障，而見佛身，談何容易，良以一切法門，皆是自力，惟淨土念佛法門，合自力與佛力，求其帶業往生，始有希望，是以台中主修念佛法門，他人或譏台中為老太婆念佛教。實則法無高下，以能當生成就者為佳，猶之藥無良窳，以能對症起病者為上，華嚴會眾，尚須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末法時代，如非大權應世之人，何能捨老實念佛而能成就。⁴⁷

永明延壽禪師有「四料簡」，謂修淨土者「萬修萬人去」⁴⁸，以信願念佛，雖未斷惑，只須伏惑，即可仗佛慈悲願力，帶業往生，有人疑惑，帶業何能往生，而高唱「消業往生」之說，雪廬老人為護持蓮友學佛信心，於講經時，但舉經論之語，以正視聽：

學者斷惑一品，其難如斷四十里之瀑流，是以自古迄今，學佛者多，而成就者少。惟淨宗不然，以念佛之功，伏其二惑，即可帶業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經云：「彼佛國土，無三惡道」，既云無三惡道，是知尚有人天善道也。人天善道，乃是具足見思之

⁴⁴ 見李炳南教授《弘護小品·成佛的討論》。（台中，青蓮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三一二，下引此書版本並同。

⁴⁵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淨宗簡介》頁一五。

⁴⁶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名號即佛身》頁一四六。

⁴⁷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念佛斷障》頁一八。

⁴⁸ 見《淨土聖賢錄卷三·延壽傳》：「嘗作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鏡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頁一一二。

凡夫，是知伏惑即可往生也。⁴⁹

此末法時期，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能於世間，修老實念佛之法，執持名號，帶業往生，是真智慧者，若不求往生，一失人身，三途有份，再入輪迴六道，即使復得人身，又為隔陰之迷所障，恐將萬劫不復，而知雪廬老人之悲愍眾生，無以復加。

4、修在專一 果成不退

學佛能審時觀機，擇法端賴智慧，行法須求專一，精進行道，精乃精純不雜，進即不退。修行欲得實益，須得行解相應，方能得佛法實益，有行無解，信願不堅，遇障則退，有解無行，如說食數寶，不得實益，雪廬老人強調，解以廣博，行則求專《雪廬述學語錄·擇法》中云：

學佛須重行解，解從多門，以求其博；行唯一法，以求其專。博能辨明行程，專則擇定行具，行程行具既皆明定，惟須精進以之，方能達其所指。⁵⁰

淨土法門以念佛求生極樂世界為正行，以行善助人修六度萬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為助行，正助雙修，彌陀經中云：「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念佛長養善根，即正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培植福德，即助行，雪廬老人特別指示，修行若要成就必須正助雙修《雪廬述學語錄·行》中云：

淨宗學人，既具信願，必事修行。行有正助，正者念佛，在求工夫之精進；助者行善，以求障礙之免除。正助雙修，如鳥兩翼，不可或無。今之學人，念佛不得其力，皆有虧於助行。苟有一手拂塵，一手撒塵者，人必見而笑之，然則短時念佛長時造業，可笑寧非甚於此者，汝等學子，必欲當生成就，可不慎歟。⁵¹

《雪廬述學語錄·真了生死》中亦云：

行有正助，念佛是謂正行，行善持戒是謂助行，正行持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總持法門，輔以助功，堅持信願，無始以來，輪迴之苦，即可了脫於當生。諸生勉之。

⁵²

如能本著雪廬老人所指示，修行不輟，念佛至一心不亂，具足善根福德因緣，臨命終必得彌陀聖眾接引往生，而能當生往生極樂，解脫生死，究竟不退，成就佛果。

四、結 論

佛教雖來自印度，但傳入中國近二千年，與中國文化融合一體，佛家的慈悲，與孔孟仁義思想皆重視慎終追遠，故能相行不悖，出世、入世，相輔相成，不僅為國中大教，且為多數國民所共信，而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亦是一種哲學，足以砥礪民族氣節，陶鑄國民思想⁵³。

⁴⁹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名號即佛身》頁一四。

⁵⁰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擇法》頁九九。

⁵¹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行》頁一〇一。

⁵² 見李炳南教授《雪廬述學語錄·真了生死》頁四一。

⁵³ 參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一九八四年，東初出版社）頁三

⁵³ 參李炳南教授《弘護小品彙·叩鳴集》頁一。

⁵³ 同註五十三，頁二。

國父 孫中山先生云：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黨綱約法均載許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⁵⁴

根據歷代史實，國家之治、亂，文化經濟之興盛衰敗，往往與宗教互為依緣，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至於魏晉佛教未盛，六朝變亂相仍，隋唐為佛教黃金時代，也是國運昌隆的盛世。而近代史上，以孔孟為本之中國文化與佛教於時代急浪奔濤的衝擊下受到嚴重的打擊和考驗，外有西方文化、宗教無端地攻擊與侵略，內有「吃人禮教」、「全盤西化」，洪楊之亂毀像焚寺之厄難，戊戌變法有廟產興學之威脅⁵⁵，這些迫害與摧殘，對中國社會道德及民智啟發、導向，皆有重大影響，亦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後患。政府遷臺之後，雪廬老人亦隨孔上公隻身蒞臺，弘化事業，即於席不暇暖地展開。而臺灣由於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割讓日本，至一九四五年光復，受日本統治五十年，文化、教育皆深受日本影響，對於中華文化，如沙漠般，急需灌溉，如何復興中華文化，成為當務之急。而當時之宗教界亦無純正佛教，只有一般神壇，或是已經變質的佛教，故在弘法之路，受到重重障礙，如語言溝通之困難、以居士身弘法所受之評擊、契理契機的考驗，甚至有反對白衣說法、誤解、毀謗、攻擊接踵而至，雪公所秉持著的卻只是一顆「未改心腸熱」的傳法使命，不疲不厭地為利樂有情、宏護正法而奔忙，數十年如一日，為復興文化、弘揚正教，建設台灣，因此，由其慈悲心懷所創之事業，對台灣有極高的貢獻，更對台灣學佛風氣的倡導，有極大的影響，不僅昌明了倫理；亦增加了社會安定的力量，可謂功在台灣。